

# 再生

日八月二年七卅 刊 週 期二〇二第

號七〇七第照執理管政郵東川

類紙聞新類一第為認記登政郵華中

號四九五二第字警證記登誌釋部政內

## 社 言

防患與格殺毋論

論華萊士之復興歐洲計劃

論自由主義者

今年的財政預算

由九龍問題喚起一個痛心的回憶

中國局勢的現實

意大利政治經濟的危機

中國歷史上之地方政區

· 金治泰 ·

· 呂拙文 ·

· 紫雲 ·

· 歐陽革辛 ·

· 費雯靜 ·

· 謝定 ·

· 杜衡 ·

元千八價售期本)

行發社版出生再

號一第五第西書館國愚海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CHINA

(版出日期星逢)

# 社 言 防患與格殺毋論

我們方在悼惜印度聖雄甘地之被狙，怵於天人之禍，已在眉睫，而週末週初滬市竟接連出了三樁事件——同濟大學警衛衝突，舞業搗毀社會局，申辦第九紗廠工區衝突。三件都是大規模的舉動，嚴門，流血，破壞，並有傷亡。急景回年，人心惶惑，正不知還有什麼亂子在隱伏待發。上海雖風為是非靡靡之區，但像這次的不安定尚是前所未有的。在同濟學潮中吳市長執忱疏導，反受傷害，或謂馬亂人慌，羣衆騷激所致，吳市長身遭困踣，依然靈額縹緲學生，其前業有過人者。舞業之搗毀政府機關，我們看到一張損失單子，實覺羣情失敗，暴珍太甚，市庫本已支絀，那堪又多出這一筆浩大的恢復費用，軍警當局當時係措手不及，抑不便武力制止，以致糟踐如此厲害，實為疑也；申新事件，則恐是上海自有事件以來，軍警所遇比較棘手的對抗，處置亦尚得法，雖仍有女工陳屍，多人受傷，想見保全分別之難。

我們於這三事件的司法程序已在進行切切，不願懸揣曲直，但有一點感觸，應略發抒：我們認為防患工作勝於一切，而患有大小，就小的說，例如同濟學潮，似由於學校當局之隔膜操切，激起廣泛的反感，校長一點孤行，零怪其難於師表羣論。次如舞廳業之成為問題，蓋自昌言節約始，以點名方式，分別學生之順逆，以定學校之啓止，一位大學校長弄到這種地步，無怪其難於師表羣論。次如舞廳業之成為問題，蓋自昌言節約始，第一舞女多無教育，習於奢惰，乏業可轉；第二舞業之寄生過甚多，良莠不齊，易受鼓惑；第三跳舞本非壞事，禁舞而不禁娼，最引起社會不平，第四跳舞在上海一般娛樂中根深蒂固，為主要項目，上海有閒階級多，以投機囤貨之所得，消耗於舞場，略無吝色，認為無節約之必要，此輩為舞業生命之輸血者，足以支持其抗拒與培養其徵俸。至於申新各廠每年盈利恆列上海紗業之前茅，工人目睹資方之富麗康厚，坐收鉅金，階級意識，自極敏銳，待遇稍有偏畸，必致憤口倡罷，觀於此次所要求之九點，全屬工團性質，不難明其因素，而爭擾結果，廠方損失竟達五百億圓，應有何不當初之感。綜以上述三事件為例，動亂之前，非不可防範，如學府應不問黨派，祇選宏瞻遠矚之賢才主持，行循循善誘之實旨；舞業抽籤之前，必須於其轉業方向，至少有一規畫，俾安其心，以懷善良；工廠資方尤須澈底破除厚利主義，努力改進工人福利，弭患無形，不致因小失大。固然我們局外人未免言之太易，但當局防患究易於除患，此次第一第三事件，受傷之學生工人皆為建國事業中之堅實份子，國家又何忍加以摧殘，即市當局精心訓練之飛行堡壘警士，初將以之防制奸究，應付大事，使其躊躇損折於此，亦深可惜。

近年內爭所啟，上海已成財形膨脹，所以我們想到根本大患乃是生活問題，現在上海冬令救濟，似是而非，幾幾幾個底寒所，姑不論其管理欠佳，又焉得廣廈萬間？少數集中財富和暴利冒險的們，高樓轟飲，麗車疾馳，享樂自私，視國家與同胞如無物，大多數掙扎在飢餓線上，由愁苦變為憤激，看著那些以貪污壓榨起家的，毫不受國法制裁，莫不有與汝偕亡之意，稍有倡導，行動隨之，若再有所謂奸人煽惑，則是火上加油，當局亂世用典，不得不有「格殺毋論」之戒，但是人民到了山窮水盡之時，也就說如老聃所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觀於此次當局之處理事件，力抑武力，避免流血，甚得哀矜之旨，而事後報載大多數均承認輕從，深悔遊事云云，我們頗信果真開槍「彈壓」，羣衆恐更憤激走狂，甘受利用。所以我們以為事件之起，如有其他份子參預，僅是益發擴大，有組織，能耐久；隱伏原因，不外乎生活威逼，衣食艱人，如果國家紙糊，仍是成噸的出籠，但價仍是漫天的升漲，食費仍是大胆的橫行，貧富仍是雲泥的懸殊，則此三事件不過是星星之火，社會將有更大的不安，當局將傷更多的腦筋，但明乎此則知慮憂甚於已發，而高在上的震怒似無必要，主張嚴辦更是頭痛醫頭，殺一貪官好花，社會將有更大的不安，當局將，如此次海關舞廳案之判決，頗使人民舒一口氣，但真由於飢餓或不平的行動，即使痛懲幾個首領，恐有野火燒不盡的趨勢。此是擺在面前的事實，地方當局職責所在，不能不盡其至大之力量，最近三事件給予他們不少制變的經驗，以後防止局部事態，自較有把握，但根本大患，不是上海一隅的問題，我們不能不將這一點提出，希望一般人士，要正視這個漸漸露露的隱患，人人有責任，有危險，我們敢大胆說地方當局僅能治標，不能治本，好比患第三期肺病的人，醫生僅能偶然平平潮熱，養息全靠自己，我們要起來合力解決這個根本問題，救起疲勞而多難的國家，安定磅礴而騷動的社會，若以一種隔岸觀火的寫意姿態，來幸災樂禍，指點某一事件的是非，或神氣活現，假充正義；這把火，終有燒到自己頭上的一天！

# 論華萊士之復興歐洲計劃

· 金治泰 ·

美國民主黨領袖華萊士先生，於去年辭商務部部長後，曾往英國，歐洲各地演講，反對社會主義，并至中東，阿刺伯等地遊歷，引起世界各地人士之極大注意。去年年底（十二月三十日晚上）華氏在維斯康辛州公民歡迎大會上發表演說，宣布其將以第三黨領袖資格，參加本年度之總統競選。對於歐洲復興問題，也提出數項意見，以替代馬歇爾計劃。

華氏的建議，主要有下面各點：

一、由美國向聯合國提議，設置類似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之基金。

二、聯合國設立，一管理上項基金之機構。

三、基金由美國國會撥款和其他足夠有能力支付之國家捐助。

四、分配基金予受軸心國侵略最深之國家。分配基金完全基於受國之應得及需要，不考慮其政治與社會組織之性質。

五、聯合國機構分配基金應特別尊重各受惠國家之主權，任何貸款與援助不應附帶政治的經濟的條件。

六、任何款項不得用以購買軍事供需品，軍火，及一切戰爭必需之物品。

從以上華氏六點復興歐洲計劃的內容看，我們首先發現在華氏心目中祇有一個救濟歐洲的計劃，沒有復興歐洲的全盤計劃。一個救濟歐洲的

計劃，由美國的立場上，好處在美國納稅人的負擔可以減輕，至於歐洲則很難有復興的希望。國務卿馬歇爾以數百億美元之代價，企圖復興歐洲，勢必增加美國納稅人之負擔，但是復興歐洲的計劃，其好處不在納稅人負擔之多少，而在歐洲獲得復興後，民主與自由的制度可以保存，現在美國人民，正須要就此二者之間選擇其一，如果美國人民甯願輕微負擔，或者說，不願多過問歐洲的事情，那末，我們預料，華萊士氏在今年的大選中可能得到勝利，美蘇間的關係也可能立見好轉，亦即蘇聯欣然參加華氏的救濟歐洲計劃。

但是根據以往我們對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經驗，美國人的負擔固然減少了，一個救濟的計劃却始終不能幫助歐洲復興。再看十六國巴黎會議後所擬具之報告書，今日歐洲的情形實是十分嚴重，單單救濟是無濟於事的，救濟不能成事，則將產生馬歇爾指出來的問題，歐洲大陸因而紛擾不安，影響世界和平。現在蘇聯不參加馬歇爾計劃，并且以莫洛托夫計劃處處與美國對抗，致引起世界上之不安情緒，但如果華萊士氏的計劃有機會實現，蘇聯或可參加，國際局勢也可能趨於緩和，但局勢祇是緩和而已，隔不了多久，局勢仍將緊張，因為歐洲沒有真正得到復興之故，這就是歐洲問題結紮所在。

如果照華氏之意，基金由聯合國另設機構管

理，當然這一機構之組成分子，自應包括聯合國大部或者全部會員國代表在內，這原是聯合國處理一切國際問題的精神，但是事實上，它將與基金由美國國會撥支，或其他足夠有能力支付之國家捐助，一樣發生許多枝節的困難。基金既經一個機構保管，則其分配亦自屬此機構之範圍內事，將來某數國家應得多少，是否公勻，是否為其應得與需要，都能引起辯論。基金由美國國會撥支，當然相當有限，因為是屬於救濟性質的，將來不思其能償還，美國人民雖也已受通貨膨脹之苦，但區區救濟之費尚肯捐輸，國會可以順利核准撥支，不過，有智慧的美國人，很洞悉其後效。

要其他國家同時來負擔義務，頗可疑慮，大戰剛結束，不久各國雖受巨創，經濟萬分窘迫，但較之今日普遍呈現的糧荒、煤荒、失業、高物價、已勝一籌，故當時尚有國家能將戰時剩餘之物資供幫助他國復興之用，現在則不然，除了美國，幾乎都無能力助人。即使有能力，在政治東略下，也決不拔毛利人。譬如，東歐是歐洲的穀倉，糧食剩餘極豐，西歐今日則鬧糧荒，東歐的糧食在蘇聯控制之下，就無法流入西歐。再拿前次聯總輸往各國之救濟物資看，蘇聯及在蘇聯支配下各國捐予聯總者多少？取自聯總者又多少？所以將來這個基金，除美國獨力支持外，其他國

家很少有支付能力。

分配基金，不但要予受軸心國侵略最深之國家，并且要基於受國之應得及需要，本是不二的原則，但與此問題相聯的是各國調查統計之數字，現在，在世界有些部分，聯合國之權力不能達到。尤其是聯合國調查團一類的組織，工作極不方便，時時受到監視。這使聯合國機構的工作不能達到理想的境地。分配基金，不去考慮政治與經濟組織的性質，也是極公道的原則，但要在實行方面真正做到公道的地步。照目前國際的諸種行動看，很有問題之處。

華萊士先生提出分配基金應特尊重各受惠國家之主權，及貸款與援助不應附帶政治的經濟的條件問題，頗似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的口吻，蘇聯所以退出巴黎十六國經濟會議，就是譴責美國的撥款計劃侵害各國的主權，并指責貸款與援

助附帶政治的經濟的條件，使各國成爲美國經濟

上的附庸國家，蘇聯決不願上美國的當，所以在對歐洲問題上，蘇聯寧可單獨行動。這樣，蘇聯就積極與東歐及巴爾幹諸國進行談判，簽訂經濟的政治性質的條約，蘇聯的口實與美國所用者沒有二樣，即從條約的內容言，何嘗沒有華萊士先生所指出來的「侵害他國主權獨立，附帶政治經濟的條件」，以蘇聯與波蘭間成立的協定看，蘇聯如何於今後數年內向波蘭取得重工業之原料，波蘭的生產計劃是配合蘇聯的需要，一看看是站在被動的地位上，此外，蘇聯與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捷克等國所締結的協約中，都以經濟合作爲名，而以支配爲實，祇因鐵幕內的許多情形，吾人無法知道，如果蘇聯允許外國記者，考察團體進入鐵幕，那末，我們將重新有一個新的認識，并對蘇聯與東歐的問題重新估價，必無

疑問。

關於款項不得用以購買軍事供備品，軍火，及一切戰爭必需之物品一節，也爲一必須尊重的原則。華萊士先生說這話，對於美國軍事援助希臘是一個冷酷的諷刺，但是對於巴爾幹國家，如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政府，援助希臘游擊隊，攻擊政府軍，豈不同樣是諷刺。果如華萊士先生所設計的，第二次聯總的基金可能實現，我們對於不能用和平方法解決各地武力衝突，禁止援助購買軍用品之原則是否能夠嚴格辦到，仍是一個疑

總之，世界沒有下列兩項重大的轉變，我們還是支持馬歇爾計劃。

- 一、世界任何地區開放消息。
- 二、澈底改變現有的安全與和平觀念。

# 論自由主義者

·呂拙文·

最近一個月來，接連讀了不少關於本題的文章。我讀時莫不滿意。

但每一次我都失望了。這失望是沈重而略帶悲哀的。我想：中國自由主義力量的軟弱，客觀原因之外，主觀認識的不够，恐怕更甚於實際上的阻力。西哲有言：「知道自己自己」。這句話對於自由主義者一樣適用。一個連自己的嘴臉尚搞不清楚的人，怎末能言及其他。本文無多大企圖，就是想爲自由主義者描繪一副比較真實的面目。以下依次討論自由主義者的人格；自由主義者的主張和組織，自由主義者的作風和自由主義者的道路。

這些條款皆是時賢所已提出而本人頗感異議的。

一、關於自由主義者的人格問題。自由主義者應該有其獨特的人格，這當然不成問題。但人格云云本身即像橡皮糖，拉之可長，嚼之可短，它是一種境界，因之也有極大的伸縮性。我們因某人私生活浪漫，可以謂其沒有人格，在西洋和生活浪漫些並不涉及人格；當年王安石不修邊幅，也被司馬光之流詆毀過，今天或不以爲然。中國文化注重倫理，講究道德，因之對於人品的要求特別嚴苛。流風所至，對政治家的批評，關係去芸

衆生的那國大計倒略之不論，反而專挑刺政治家個人和生活上的小節，翻其家譜，考其出身。時論對於自由主義者人格問題的重視，頗有此種傾向。我很同意於大公報在「關妥協，騎牆，中間路線」（一月八日）社評中所指出的投機取巧者的面目：「有貪圖無抱負，有打算無理想。……善觀風向，善隨水勢改變帆舵；……交卷主義」等等。這種人冒自由主義之名，懷機會主義之實，自然與自由主義毫不相干。大公報認為「自由主義是一樣理想，一種抱負，信奉此理想抱負的，坐在沙發上與挺立在斷頭台上，信念得一般堅定」。這里雖未對自由主義者要求什麼，實際則肯定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必能臨危勿懼，視死如歸，目斷頭台一如講台的。周綬章先生所謂：「真正的自由主義份子必不為富貴淫；嚴刑峻法絕不足以變其志，真正的自由主義份子必不為威武屈。反之今為富貴所淫，威武所屈的，都絕對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份子」。（一月二五日大公報）當是大公報社評「坐在沙發上與挺立在斷頭台上，信念得一般堅定」一語最切的註脚。孟子所主張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周說只差了一條「貧賤不能移」。我不反對每個自由主義者皆能有「大丈夫」的胸襟和抱負，但容我不客氣地說一句，要做到孟子心目中的「大丈夫」，不但需有「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的「浩然之氣」，非常人所能勉為；認真的考驗起來，在斷頭台與黃金台之前，恐怕難得有數人够格。董狐史筆，文天祥殉國，庶幾當之無愧，在西洋，哥白尼，伏爾泰才算得上，連盧梭都有問題的。（請看其懺悔錄）平情論之，時賢對於自由主義者的人格實在看得太嚴重了。這樣的人格可以要求於堯舜孔孟，推而言之可以期望於特立獨行的志士仁人，一句話，這樣的人格標準是聖賢的標準，決非常人的標準，所以不能要求於常人。我們千萬不要把自由主義者看得太嚴重了，以為非如此如此不足以當自由主義者——（大公報社評語）。其實「自由主義祇是一種政治哲學，一種對人生的這個神聖名詞基本的態度，公平，理性，尊重大眾，容納異己」。《大公報社評》簡括而言，自由主義乃是現代文化中一種普遍精神，它不過要人尊重個性，推重理性，如此而已。既說不上「神聖」，也談不上高深。實在是一種平凡的人生哲學。老實說，把自由主義捧到天上，把自由主義者描繪成一團聖者，那非自由主義者之福，實為自由主義者的悲哀。因為

天上雖佳，畢竟上天無路，聖賢誠是，無奈究屬少數。須知自由主義實際上即為民主主義，把自由主義聖化，其結果無非把自由主義者變成「超人」，這決非自由主義之本義。總之，我不反對自由主義者中有「超人」，有「大丈夫」。但我認為把傳統的道德觀念加諸於自由主義者，要求於自由主義者是失之苛刻的。道德境界可以無限，自由主義則如論乃是平凡的。我以為道德的教條可以捨棄不講，凡是尊重個性，推重理性，容得住異己的皆是自由主義者。換言之。自由主義者的人格問題，不在其氣節是否够得上，乃在真言行是否配合得上。

二、關於自由主義者的主張與組織問題，時賢以為自由主義者不必提出什麼組織，更不必參加何種組織。如大公報謂：「自由主義者既無意奪取政權，所以也談不到施政綱領」。如朱光潛先生謂「自由份子不屬於一個政黨。唯其如此，他無須與任何政黨立於反對地位。黨與黨反對，而自由份子在中間保持一個中立底超然底態度」。理由是「因為他要專心致志於他的特殊職業，沒有工夫也沒有興趣去作黨的活動；有時也因為他覺得有黨就有約束，妨礙他的思想與行動自由」。因為「阿其所好，黨同伐異，……與自由份子之所以為自由份子底精神相反」。《均見觀察三卷十九期觀察文摘》又如曾憲全先生則乾脆地說：「自由主義者不希望組織什麼黨派。（一月十五日大公報）我認為上述的意見殊欠妥當，而且於中國之走上民主是有阻礙作用的。試想，中國的出路既托之於自由主義者的肩上，此乃朝野中外一致的看法。自由主義者不出頭，老是一邊說些風涼話，則民主自由云云，何時始能兌現。今日的自由自由主義者心理上最大的一層錯誤，即自由自由，民主為唯一的主張，彷彿自由主義者的主張除了民主自由之外無他物。這真是匪夷所思。殊不知自由和民主大而言之乃是一種現代文化的精神，小而言之乃一種人生态度和態度，和一種社會目標。正如幸福，真，善，美之為一種人生态度的一樣。說它的主張是自由是民主，正如說我的主張是幸福，真善美同其無多大意義。好像時人論國事，動輒曰和平。其實和平是國人共同追求的目標。政府「戡亂」不也說為了和平。可知如何達到和平，方是真正提出主張來，由此也可知，自由主義者必有其政見。因為自由主義除了前論若干精神之外，本身實空無一物，它既非一味萬靈膏丹，自不能百病俱痊。自由主義不過要我們自由提出意見，即尊重

個人也。重他人訴諸理性別講蠻橫而已。讀朱先生的話，我真不知中國智識份子的血液裏流着多少老莊哲學的消極無為的毒素，朱先生也許可以媲美竹林七賢，步武道佛，但自由主義者却不能如此怎般的，說自由份子不參加組織因為「有黨就有約束，妨礙他的思想與行動自由」。實在是不明自由主義之實質的話，自由主義並不等於放蕩不羈，更不等於無所定見，自由主義只是說思想意見的形成，出之於個人的自動自覺，思想意見之由主張而為力量，不基於強迫脅從，如法西斯主義，而基於個人的同情了解和贊助。職是之故，自由主義者可能是社會主義者，也可能是民主主義者，可能是貝文，艾德禮，拉斯基，華萊士，也可能是邱吉爾，艾登，司徒森，杜威。今日英國保守黨你不能說她是違反自由主義的，同樣，今日的英國工黨也是自由主義者。民盟以前乃一政團組織，固不失其為自由主義者的團體。至於說因為職業關係，「沒有工夫也沒有興趣去作職業的活動」，那是把自由職業和自由份子混淆了。自由職業者可以為自由主義者但不一定都是自由主義者。反之今有自動自覺自主的人格，則莫不為自由份子。所以我認為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必是有所主張而極願自由的主張與主張的自由實現的。只要不肯自由主義之精神與原則，不但應該參加組織，而且也唯有組織之始能實現之。

三、關於自由主義者的作風問題：自由主義骨子裏有個人主義的成份。真正的個人主義不僅僅尊重個性，也尊重人性，換言之，即尊重每個人的個性。所以自由主義與英雄主義是背道而馳的。自由主義否定傳統權威，否定偶像崇拜。一言以蔽之否定「超人」的存在。我們不妨歌頌伏爾泰，羅蘭夫人，但多數的自由主義者必是庸庸碌碌。因之我們不必對自由主義苛求，期望每一個自由者都是現代的聞一多，這些話前面已說得太多。從社會觀點言，自由主義者力量的成長過程即是中產階級發展的過程。自由主義的獨立不阿底精神，壓根兒與個人之經濟獨立自主不可分。換言之，自由主義精神需要廣大的中產階級的支持，在中國，中產階級一般頹於無產化，連帶的自由主義精神的表現也一般軟弱。說句公道話，使今日自由主義者變為這副灰色面孔的，與其歸咎於自由主義者本身，無異說是由於這太灰黯的環境。這樣才合乎事實。我當然不反對自由主義者應有爽快硬朗，不畏強梁，不為權勢所左右的堅韌作風。但此僅可求諸於少數人，

說已見前，現在不妨把標準降低一點，平庸近情些。總之在這「生存第一」的今天，自由主義者既不能個個有上斷頭台的勇氣，那末灰色云云，也許正是權宜之計。我希望中國能有拉斯基，華萊士這樣的人挺身而出，更希望極大多數的自由主義者無聲無臭的一點一滴的做去。這是低調的，但不失為實際的。

四、關於自由主義者的道路問題：革命還是改良？這是當前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兩條路。自由少不了選擇，選擇感為自由的真諦。自由主義者不致反對革命或對革命畏縮，否則法國大革命就不致成為自由主義者謳歌的史蹟。我的答案其理論是一貫的：自由主義即承認個性的尊嚴並服膺理性的本能，人門求自由，根本前提是發展個體的生命，使之充實而光大。民約論者謂人類生而平等自由原是一句假說的話，但自由平等說之足以促進人類個體的發展使社會進步加速，則是不可否認的真理。自由之有價值者在此。所以除非這個社會制度太不合理束縛太過太阻礙人們求生存進步的話，革命不會輕易爆發。這是事實，也是自由主義者傾向於改良嚮往於英國光荣革命的緣故。因為流血雖不等於革命，革命則少不了流血，少不了犧牲個體。人們為了生存，非萬不得已，不至「逼上梁山」。古代的奴隸辛苦終生，但知有生存，不知有自由，也是這個緣故。為什麼蘇聯有共產黨，英國只有工黨，法國只有社會黨，美國僅有華萊士之第三黨，一句話說完，環境決定而已。我們不要忘記，今日的布爾塞維克，是由民主社會黨演變而來的。我的意思很簡單，自由主義者應該視民主的社會主義為正途，而目流血革命為變態。除非改良的道路絕望。

再生編輯部啓事：

春節休息本刊第二〇三期展至二月二十二日

出版，此啓

# 今年的財政預算

·紫雲·

今年上半年度總預算，業已通過參政會，總額為九十六萬億，而不敷之數達三十八萬億，佔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九，觀此可知財政情形之危險。支出數字最多者，為戡亂軍費及薪給費，而教育費最少，尙不能如憲法規定百分之十五。但現在戡亂軍事逐日擴大，戰場增加，依去年之經驗，戡亂費用難免不大量超過，現在預計，雖已虧空三十八萬億，將來實際虧空，恐尙不止此數。如何彌補赤字，財政當局自然大費周章。

據徐堪表示，將來彌補赤字，將仰賴特捐，及外人之援助。但是特捐數額，能有幾何？外人援助能有幾何？兩者合計，能否達到四五十萬億之鉅數？即便此半年度能如當局之願望，特捐與外援達到理想所預期，然今日戡亂軍事，絕非半載數月所能結束，後此預算之懸空，又將如何挹注？而且特捐數量有限度，外援數量，亦有限度，而戡亂軍事費用，則隨時日之延長而擴展，絕對不能限制。以有限之捐與援，而應無限之軍事需要，必有窮時。迨其既窮，只有發行紙幣，以應急需，於是紙幣物價，仍如去年循環增發飛漲，終至一切總崩潰。

目前我國最嚴重的問題，就是財政的收支不平衡，和通貨的惡性膨脹，這二個問題已結了不解之緣，成爲惡性循環，此推彼進，狼狽爲奸。財政收支一日不平衡，則通貨必繼續膨脹，通貨膨脹一日不停止，則財政收支勢必繼續不平衡。

所以這個惡性循環的結，非從速打開不可，或先改革幣制，或先整理預算，或二者同時舉行，這三條道路，必須選擇一條。

或謂通貨之所以增發，由於財政收支的不平衡，而收支所以不平衡者，由於戰爭，政府既不得不以戰戡亂，則戰費之籌措，應以不妨害民生爲主。果能將民生的預算與戰費的預算，分別編製，各成系統，各不相犯，庶幾預算有達到平衡的希望。關於這種雙重預算的整理，應注意下列各點：

一、戰爭是臨時性的，所以戰費的來源，應徵收臨時財產稅。過去抗戰八年中憑藉特殊勢力的豪門奸商，大發其國難財者，家資億萬，以及復員以來之貪污官僚，大發其接收財者，爲數甚鉅。這些人在國外和國內的黃金美鈔，應該量力捐獻於國家，他們在戰亂中到得便宜，理應負擔戰費。最好徵用他們的外國存款，購買物資，作爲軍需之用。徵用他們的國內存款，作爲軍餉之用。如財產稅尙嫌不足，不妨借大債補充之。

二、關於民生預算，乃是正規的預算，應以正規的歲收，應付一切建設性的及經常的歲出。根據數年來我國財政收支的經驗，軍費常佔總歲出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他建設性的及經常的歲出，僅佔百分之三十。今將過去佔百分之七十的戰費劃出，另立一種戰事預算，如此則從前佔百分之三十之建設性的及經常的支出，可增加至百分之百，民生經濟方有復蘇之望。從前租稅收入及其他收入，用於戰費，殊嫌不足，今用於民生，必覺優裕。

三、關於地方財政，尤有改善之必要。河北等十四省市卅六年度總預算，直延至六月間才經核定，希望三十七年度的省市總預算，不可有此種現象。溯自財政收支系統劃分以來，全國性的賦課，幾盡爲中央所佔有，省市財政仰賴補習而維持，拮据情形，概可想見。申請撥款，稽延時日，重要庶政，無形停頓，真是百廢難舉，一事不辦，災官難民，同病相憐。我們希望此後地方財政能步上正軌，由「吃飯預算」進展到「事業預算」，在開源方面，宜整頓稅收，加強稅務機構，剔除中飽，根絕貪污，凡勒索敲詐，串通舞弊諸種病態，必須澈底掃清。其有組織過於龐大者，自有緊縮之必要，若冗員多而大家不能溫飽，謹慎者往往敷衍混事，巧黠者即流於營私納賄。果能將地方財政的基礎鞏固，則七分治政，才有希望。目前的攤派獻納，不僅是竭澤而漁，殺雞取卵，簡直是喪盡了老百姓的人心。

四、關於徵實徵借，此種辦法，流弊極多，人民繳納實物，道路遼遠，極感不便，又况品質有優劣，秤量有大小，勒索刁難，時有所聞。不過徵實徵借，乃是政府不得已無可奈何之事。蓋在通貨膨脹之下，與戰爭繼續進行中，這是一個比較固定的稅收。我們知道徵借與徵實是一種真

實的負擔，二者合計之，使納稅人，在一年之內，出二年的田賦，再加上三成的公糧，以及臨時攤派，稅吏的剝削，其負擔實嫌太高。不但如此，若以農業與工商業所納之租稅相比較，則前者遠比後者為重。因營業稅所得稅印花稅均以法幣計算，幣值跌落則稅率輕，惟有田賦改徵實物則

★★★★★★  
**由九龍問題喚起**  
 ★★★★★★

回潮中英百年來的歷史，稍有國家觀念的人，立刻會發生一種不愉快之感。一大堆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條約，中國人雖地老天荒，也不會忘掉的。香港的割讓，九龍的租借，就在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和一八六〇年的北京條約下斷送了。

中英的邦交，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事爆發，才因同盟作戰的關係，踏入一個比較友好親善的階段，這種新的友誼，雙方都應該珍視。可惜港九的問題，始終當作中英邦交中的一個毒瘤，但在戰爭未結束之前，大家都期待着戰後公平合理的國際關係底實現，對港九問題也希望，如當時美國輿論界一再所主張的香港應由英政府自動歸還中國。誰料在舉世若狂慶祝勝利後兩年多的今日，帝國主義爭奪的面孔，又重復在柔善的中國人面前暴露出來！不獨香港是絕無歸還之意，且對我條約保持九龍城內治權，也橫暴的奪去。

九龍問題的發生，把生活在內戰鋸齒上而度

★★★★★★  
**一個痛心的回憶**  
 ★★★★★★

農民的負擔，毫不折扣，殊背租稅公平的原則。我國土地漏稅，為數鉅鉅，若干大戶，逃避完糧，必須澈底清查，至於徵收人員之操守，尤為重要，務必選賢任能，革除積弊。因為現在總預算赤字數額，如此鉅大，正可反映今日經濟之枯竭，局面之危險，不是小枝節

着苦難日子的中國人民，由忿恨而怒吼了！各地學生的示威遊行，廣州焚燒使館的不幸事件，接踵而至，對被迫而無家可歸的居民，寄以極大的同情；對政府軟弱的外交，予以極大的不滿。我生長在廣西，由故鄉到京滬，戰前戰後，走了十來趟，每次都經過這一個令人痛心的孤島——香港，英國人的顏色，殖民地的氣氛，我是受不慣的，停留在孤島，有時和朋友们談着，發發滿腹的牢騷，有時凝望着海茫茫滔滔，象徵着心頭起伏不平的仇恨。所以在港九問題鬧得如火如荼的今天，更令我喚起兩年前一件傷心的舊事：

一九四五年我還在廣西中部一塊縱橫三百里的荒山散居着，十萬生活特殊的孫民的金秀設治局任局長，一年多的作戰，把我訓練得更堅強了。夏天我率領了幾百孫漢子弟混成隊去協助平南各縣作戰，七八月間，其他鄉鎮次第收復了。遂進而攻擊敵軍死守不去的丹竹飛機場，飛機場奪取過來，很疲乏的帶着一顆興奮的心，回到山裏來，而日軍投降的消息從無線電收音機傳到了

• 歐陽革辛 •

問題。所有借債求援徵稅發行種種方法，只能應付一時，不是根本治療，殊難挽救危機。只有設法轉換局面，軍事能够早日結束，一着打通，處處俱解，國家始有甦生之望。

大家瘋狂的跳起來，尤其是因為梧州柳州吃緊而避難到山裏來的百十香港工商僑民，更加是像杜工部詩「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那樣喜極而泣了。

我很清楚的記着，在一個落葉蕭蕭，泉聲淙淙，遠處偶然傳來隱隱約約犬吠聲的淒清之夜，一羣香港的僑胞，和我坐在一座碉堡裏，暢談着香港問題，我把我的主張說出，他們熱烈的慫恿我拍電報條陳給當局。由於愛國心的激發，在他們鼓勵之下，終於不揣愚陋，對香港問題，作了個芻蕘之獻。稿子是我親自起草的，從局屬的無線電台拍出，因為和重慶中央政府沒有呼號聯繫，所以拍給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部轉呈，同時我還有一個份外的希望，那是兵法上說的「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倘使能够認為對國家民族有利，或者可能來一次「便宜行事」。也許是書生太天真的想法吧。

條陳的大意是說：香港的僑胞，急待保護，由桂東下國軍，宜遲趨香港，在英軍未到前，完

成受降護僑的任務。香港是中美並肩作戰，從日人手裏奪回的，中國軍隊，可拒絕後到的英軍登陸。如果要牽動到國際上的交涉，即實行居民投票，自決所屬，這是天公地道的辦法，英政府是無法反對的。

電報去了，等於石沉大海，泡沫也沒一個。接着的消息，是接收大員們在廣州各地如何「劫收」如何發財，熱鬧的很。一九四六年九月，我從故鄉來上海，道出香港，因為候船，留滯了八天，每天和當年逃難山中的患難之交的僑胞們玩玩談談，他們告訴我敵人宣佈投降後而英國兵未到前一段長時期中的香港情形，同時回憶到從前的建議，面面相顧，噓唏嘆息！住得無聊，寫一

點小詩，他們拿去星島報登載，一些好事者居然查訪作者是誰，經朋友的介紹，到談得很多。我還担心給港政府知道，要把我驅逐出境哩。詩三首，兩絕，一律。

——香港——

山蒼蒼繞海茫茫，孤島風光接五羊，才隔一程衣帶水，如何便說是他邦！

萬家燈火海邊樓，舞影歌聲且未休，太息百年遺老盡！滄桑誰與話從頭？

廿四年秋，日寇初降，予於金秀治局任中，以香港事電呈當局，翌年赴申，舟過其地，感懷往事，悵然賦此。

電炬騰空映碧波，千車轂擊萬肩摩，重來人

物嗟無恙，如此江山喚奈何？一介腐仔感劇策，成羣高鼻自狂歌，傷心率土南瀆地，落日孤帆掩淚過。

香港這個英帝國遠東經濟掠奪的橋頭堡陣地，是南中國藏污納垢的淵藪，也是華南走私大本營，在中國的政治上經濟上，無疑是一個毒瘤。同是也是中英邦交的一個毒瘤，英政府能否毅然決然繼印度緬甸巴勒斯坦之後而自動退出，我實在不敢希望過者。國際間久已沒有正義的存在，問題要看自己無辦法，磕頭的外交，會給人家看小，望望現實，惟有痛心，回憶舊事，尤其心痛！

卅七，一，廿七，於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 中國局勢的現實

·費雯譯·

可爭辯的領導者了。

### 中國一個失敗

在戰後爭取遠東權力的緊張鬥爭中，過去二年內差不多完全未能預料或未加注意的種種主要因素，今天却正在形成東方各國相互間——以及西方各個列強的關係。

這許多主要因素中一個最嚴重的因素，就是全世界未能估計到中日間的關係狀況。

在戰爭年代內，我們很容易而且自然而然的將局勢看得過份單純。這種傾向是有理由可以解釋的，因為大家認為敵人日本必定吃敗仗，而這次敗仗可使日本幾十年內降為二等國，並且因為日本光芒盡失，盟國中國就可變成爲遠東一個無

然而情形全非如此，甚至日本已經消聲匿跡，而中國仍未能以東方首強崛起起來。日本雖已戰敗，而其變成未來領導角色的前途，可并未完全消滅。

中國今天實深深陷於內戰羅網中——而日本則明顯地在極力發揮從戰中恢復過來的力量——其陷溺之深，竟使中國因參加盟國方面共同作戰而獲得的大部份利益，已有化爲烏有的危險

了。

中國看來正在消失其戰後的黃金機會——而日本則正在竭盡一切努力從中取利。

自進入二十世紀以來，日本蓬勃增長的商業發展就追過中國——日本所付的代價，是爲本身立下了政治與經濟統一的紀律，但是結果却像德國一樣，發現政治與經濟的統一却鼓勵此種紀律在軍事水準上日益成長起來，比世界上其他各處成長更速。

因此，政治與經濟統一盛大發展的結果，就使一個野心的侵略的日本，得以同時發展了一

戰爭機器，用來凝固它自己狹隘的政治意識形態，而朝向更龐大的經濟資源極力向外擴展了。

### 中國的崩解

中國却正完全相反，缺少政治統一，而且被國內各敵對派系的鬥爭弄得天翻地覆，既未能發展軍事潛力，也未能發展經濟潛力，所以也就無從利用這種潛力來抑制日本的這種擴張主義了。

在遠東遏止共產主義，或至少在遠東劃定一條遏止共產主義的防綫，全視中國已受威脅的崩解將至若何程度而定。目前國民黨中國已經發生不免分裂的嚴重危險了。

除非中國能夠將好戰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大集團間的裂隙設法補好，而且除非各盟國能夠決心運用一種週密審慎的政策，將日本剝奪到比目前中國更劣劣的地步上，否則日本的工業技術就可使它恢復到一個分裂的中國決不能希望與之競爭的那種地位。因為日本今天的地位雖是一個暫時敵國，然而它的這種工業發展，却對目前正在設法想鞏固它在遠東地位的任何一個大強國，具有更大的引誘力的。

看到此種局勢，國共二黨間的和解有些什麼前途呢？和解前途仍極度黯淡，這是一個明明明白白的事實。二黨間的爭戰——與共同敵人日本作戰暫停一時——已經不斷打了二十多年啦。

### 中國的分裂

但是一個統一的中國——即使能夠達到這個目的——也許證明出來只是一種不確定的機構，因為如果利用在軍事上粉碎反對派的手段來建立

統一，那末這種統一充其量也不過是人為而不可靠的罷了。

結果，若於中國最懇切的友人以及最嚴厲的批評家，現在就都極力主張，古老滿洲應以裝訂一個明智的全國分治計劃的方法，來挽救本身，在戰後世界中說出次要地位。

像印度一樣，中國是少數國家之一，擁有廣大的土地和衆多的人口，足可分裂而仍使各部依然保有權力。

現在，對於印度問題的解決辦法，顯然已經最後給找出來了。——不是強迫回教徒和印度教徒併成一國，而是按照他們歷來已久的自然趨勢，允許他們分成二個不同的單位，印度問題雖仍存在，而且目前作最後判斷上嫌大匆促，但在此時此刻，分治的意義似乎并非就是印度即將分成二個抗爭的分立部份。

那末中國為什麼需要受分成共區和國民黨區二部份的懲罰呢？因為利用分治方法解決不可調和集團的衝突，亦并不限於東方。現在就有許多建議，劃分巴勒斯坦以調和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二個集團。愛爾蘭也在宗教基礎上，分成爲歐爾和北愛爾蘭二部。

何況，作爲第一次世界的孿生物，歐洲和約就包容二種極端不同解決方案——一種是人爲的統一。如在南斯拉夫，而一種則是分裂。如劃分波羅的海各國，使波蘭與俄國分離，以及分裂奧匈帝國。

### 二個中國

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中國許多年來已經分成

爲共產黨和國民黨政府。如果調解的努力能够導成發現某種可以接收的二黨間的分隔線，那就比消滅分裂線獲得人爲統一毋甯更爲可取，或許一個和平的分治的中國，却可獲得一個機會，來施展其應得的在東方的勢力。

正像任何一個分治國家一樣，中國的分隔線實亦不易規定——或被接受。但大概看來，在那片北平和黃河間的廣大地區內，至少有某種希望。那片地區就將滿洲和一份份華北給與共產黨。除了沿運糧線的國民黨觸鬚以及若干大城市外，共產黨無論如何終已控制了這一片地區的大部份地方了。

蔣委員長素來堅持地採用全有或沒有的策略，這樣的一種妥協對他無疑地是一個痛苦的打擊，然而國民黨仍可保有中國四分之三的土地，以及大部份肥沃農地和大工業城市。

這個解決方案雖然也許是很痛苦的——而且不論此種界限定於何處，中國這二大黨派對此無疑仍將極力爭辯的——可是此舉確有一種好處，二方面均應慎重估量。此舉可使中國獲得一個自動停戰的大機會，中國有了這個機會，就可集中力量，來應付那日本戰後可能發展起來的任何戰後的挑戰了。

### 日本的前途

也許有人可以反駁說，中國實行分裂，因而使共產黨獲得自治，其實就是綏靖蘇聯——這是迎合共產黨的要求，或者有人說這不是一個解決方法，只是一種投降罷了。如果中國并未能統一，有過這許多年的分裂，那末這種論辯才有重

視的價值。

另一方面，直接或間接地援助共產黨在亞洲利益的前途，或許就是迄今為止妨礙若干此種妥協獲得成功的一塊絆脚石。

對於此種批評的最好的答辯，或許可用這種說法，如果西方各民主國家，已經決心要在全世界各地「抑制共產主義」，那末目前就須決定和「清廢」予保持的邊界。

共產主義已經深入的地方，殆均難以劃定邊界——中國方面的情形就是如此。我們如果建成了一條新的邊界線，與其說是綏靖莫斯科或中共，毋甯說是可以幫助西方列強獲得一道界限更為分明的防線，而在這道防線上集中努力，阻止共產黨的擴張。

同時，如果日本當初甘願單通過種種經濟手段奪得遠東的統制地位，太平洋戰爭也許就永遠不致輕率發動，這種說法也不是沒有成立餘地的。然而日本人並不僅以使用商業手段為滿足，——當軍事奪取對於掠奪東方財富有更遠為迅速之機會的希望時，決不會以此滿足的。但是倘使日本強由商業路徑慢慢地擴展他們的佔有權，那末他們是否會碰到武力反抗，這却是一件可以爭論的事情了。

東京戰犯審判法庭前曾經附帶地提出這一點來討論過。至少有若干日本人都確信，當初如無帝國海陸軍參預，一切情形必定都極好。懷抱此種論調的人們自然也都這樣相信，如果新日本能以經濟權權自感滿足，那末最後就必能永久而安穩地爭得，比用軍事手段搶來容易但不長久的東西要多得多。

## 中國的選擇

中國繼續分裂而在世界舞台上依然軟弱無力一天，那末美國受種種事態的壓迫，只能始終支持一個迅速復興的日本。美國的外交和對外政策，在遠東方面需要一個堅強的可靠的朋友。還在製訂對日和約條件中，無疑地將是一個必予重視的因素。這無疑地也是日本正利用本身種種優點，在同美國打交道的一個因素。

但是如果中國也能在軍事大失敗結束以後，表顯出復興的明白徵象來，那末華盛頓也許就會更願意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支持中國的未來，範圍之廣可像在日本內的一樣龐大。

何況，日本恢復東方旭日地位的一部份前途

希望，像在戰前一樣，係以中國反抗軟弱無力為基礎，所以如果中國能够停止國內亂打局面，而修補物質損失并發展種種潛力，那末局勢就會劇烈改變過來。

中國在那時候就可同受和約束縛的日本，站在差不多平等的立足點上，作爭取東亞優越地位的競賽了。

中國的未來就存於此中——如果中國仍被戰爭弄得四分五裂，那末這就是一種須與日本進行不平等經濟競爭的未來——但此中也存在有這樣一個機會，如果分治協定能够竭力縮成的話，中國就可獲得在遠東的充分潛力。

(譯自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 讀史劄記

### ◆ 權臣移國

· 訥菴 ·

自古權臣移國，必先位極人臣，威柄在握，當勿遍布內外。則所謂「禪讓」之局，亦必然之趨勢也，如魏司馬昭，於高貴鄉公被弒，再立元帝，詔封晉公，加九錫，昭再三辭讓，太后乃許之。其時昭子司馬炎，（即晉武帝）為中護軍，已露頭角，後六年卒移魏祚，（以上見資治通鑑）清末袁世凱再起為內閣總理，綜攬軍政大權。已與「民軍代表」接洽和議，隆裕太后詔封世凱為一等忠靖侯，袁凡三疏固辭，太后乃默許之，疏藥開出阮忠樞手筆，文辭茂美，疏中敘家世，引咎責，一若臣節之彌堅者，不久而遜位之詔下，袁遂為臨時大總統矣，大抵權臣已有異志，豈區區公侯之封，所能堅其感望，乃欲以高爵榮典，轉移其內懼，詎可得哉？古今事如出一轍，且不審枚舉。

# 意大利政治經濟的危機

(羅馬通訊)

·謝定·

今日的意大利，可說是危機四伏，有一觸即發之勢。大多數意大利的人民都相信，有些暴烈的事件就要發生，但是他們并不曉得到底是何種的事件。謠言是到處瀰漫着，最近左翼政黨對現政府予以強烈的與不顧一切的抨擊，更加深了緊張的空氣。舉國皇皇然，好像等待着大禍降臨的樣子。以上這些話是克利斯道夫蘇泊爾在羅馬通訊上所寫的。茲將他的通訊全文轉詳如下：

x

x

x

羅馬人是富有社交性的，但是他們有時不免將這種好德性流於濫用。假若一個羅馬主婦站在涼台上看見有一個朋友，在下面街心，或者在對面的涼台上，她就要開始打招呼，說了一大堆的閒話，同時還要很自然地提高喉嚨好像要和對方競賽一樣，因此此唱彼和就響動四隣了。我認爲這種聲調宏亮的高談闊論，對於謠言傳佈之神速，應負有一部分的責任，尤其在空氣十分緊張的時候。

我的一個鄰居是老婦人，她好在涼台上行人所必經的地方梳掠她那豐盛的灰白頭髮，有一天她正在梳掠時候，對我叫道：「今年冬天，我恐怕共產黨就要佔住我的房子了」。我也喊道：「什麼共產黨？」她說：「呵！不管南斯拉夫人或者意大利人，都是一樣的共產黨，總之，我們都要死了」。接着她就解釋（如果你認爲是解釋的話）：不久盟軍要撤退意大利，因此，南斯拉夫就要打進來，因此就來了一種共產的革命，因此，共產黨就要佔住她的房子，而且因此又要來了一次戰爭，原子炸彈也就要降落羅馬了。

x

x

x

假若你要找出在這些謠言後面的根據，你就覺得有許多偏見，猜嫌，妄想混做一團，使你眩惑。大多數的人民都十分相信，有些暴烈的事件將

要發生，但是我們都不曉得到底這事件是什麼。革命的暴發，敵人的侵入，世界的戰爭，原子彈的轟炸，都是他們所愛說的，同時左翼政黨對政府予以強烈的，無顧忌的抨擊行動，更加深了緊張的空氣。

要明瞭這反對黨的抨擊行動以及在這行動背後的普通情狀，我想你們必須先明白在意大利有幾種基本的因素。第一、現在意大利的議會是一個臨時的機構。這是一種國民會議，負有製定意大利共和國新憲法的責任。可是這議會是十二個月以前選出來的，那時意大利政治與經濟的情況與現今大不同，而且自那時起經過幾次改組的政府，都不與選民團體有什麼關係，換一句話，政府的變動，不是以民意爲基礎的。但是這個議會的壽命，却已經超過了預定的期限，此次應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卅一日滿期。一兩個月以後總選舉必須舉行——可能在一九四八年三月。

第二、你們還要明白意大利的經濟絕對地要靠外來的援助。在景氣最景氣的時候，意大利尚須輸入大量的糧食與煤炭，以補不足。而現今呢，意大利正逢着凶年歉收，而工業的改造計劃，又沒有顯著的成績，故出口實不足以償還其輸入的糧食一項。所以意大利只有仰望着美國的援助了。

意大利需要糧食與煤的直接援助以外，還需要一筆現款使他向他處購買更多的糧食與煤。在意大利人看來，只要能得到上述的援助，他就能維持一個右翼的穩定政府給美國看。

第三、我要說到政府本身了。現在的意大利政府是手腕詭譎的政客名叫加斯柏尼者，於一九四七年七月初旬，經過相當長久的危機以後，所組成的。這明明是一黨的政府，就是加斯柏尼自身所領導的基督教民主黨。

該黨屬於右中派，在現今國民議會裏佔最大多數，而且得了羅馬天主教的主持。政府裏頭也包括了其他黨派的人物，但共產黨和與共產黨極接近的社會黨并不在內。

你們全知道，現今意大利境內的罷工潮與混亂是不斷地起伏着，這是

左翼政黨於一九四七年九月間，所領導的反政府的堅決行動。共產黨領袖道格里哀狄和聯合社會黨領袖尼會旅行全國，發表嚴厲的演說，并招募勞働者以推翻現政府。

意大利的勞工總聯合是整個受共產黨的控制，固然這聯合裏頭也包括有少數的基督教民主黨人物。國民協會在意大利北部佔有極大的勢力，也對左翼表深厚的同情。更有意大利的勞工組合團體也會鼓勵并贊助罷工。我們要問左翼政黨發動了這種打擊政府的行動，其動機何在？起先，一般人民都以爲共產黨要等到臨近聖誕節才有所舉動，因爲到那時社境盟軍差不多都要撤退盡了，同時嚴冬一到，勞工也開始感覺到生活的痛苦。這真是難逢的機會。很明顯地，國民會議將要閉幕，總選舉將要舉行，都與左翼的活動，有莫大的關係。

在我看來，共產黨所以躍躍欲試，最主要的解釋，應是這樣：就是共產黨并不是很願意在舉國選民眼前，去打倒基督教民主黨，他們却要在國民議會存在之時，強迫政府的改組。他們要想建立一個左翼黨派的政府，或者只少，在總選舉未舉行以前，來了一個聯立政府。倘有一事不能不致及者，即是共產黨要驅走現今基督教民主黨的內務部長斯爾巴，因爲他是一個極能幹，強有力的人物。

過去參加聯合政府的左翼政黨所抱的態度與現今的態度，大不相同。在過去左翼政黨是在政府裏面。那時罷工罕有，縱有工潮，也容易解決；而且勞工階級所有的表現，都受共產黨嚴格的訓練。很明顯地，那時左翼黨派是要維持他們在政府中的地位。現今可不同了，他們現今想要再參加政府，只要達到目的，他們不惜採用任何反對政府的行動。總而言之，倘們想趁此時奪取政權。

我認爲現在尚有兩個因素，影響着共產黨，使他們不能不這樣做。第一、共產黨恐怕現政府於一九四七年冬對於改善經濟的條件得到成功。果如是，共產黨的前途，就過着荆棘了。第二、根據意大利北部不斷的情報，共產黨在那裏已開始漸漸失去了威望和黨員，我不敢過分重視這樣情報，但是在這些情報背後，必有些實情。聽說，有些共產黨員因爲反對領袖的行爲以及他與莫斯科的關係，而被開除。這一般被開除的黨員主張共產的活動應該是純粹意大利的，所以意大利有些工人似乎都不大願意服從共

產黨的命令，而從事罷工，或者示威遊行。

x

x

x

那末，在這種情狀之下，有什麼嚴重的事件會發生？一般人以爲革命將要臨臨。但我認爲左翼黨派，尚未有這樣準備。無疑地，左派有許多忠實的，急進的支持者，假若嚴冬時節，物價再繼續飛漲，社會上不滿現狀的人必定加多。我相信不久將來社會秩序將更形混亂，糾紛的事件，也會層出不窮，但我還是懷疑革命即要臨臨，雖然許多意大利人都意識到革命的恐怖。也許他們是對的，我是錯了。因爲最近有好些左翼所發動的恐怖策路，已經很明顯地排在眼前了。例如羅馬附近村莊，就有焚燒殺掠的事件發生。無疑地，這可以說是左翼對農民所作的威嚇的一種表示，使他們不得不對共產黨有所貢獻。在村莊活動的這些分子，好像就是法西斯的餘孽，在墨索里尼當權之時，曾經恐嚇過整個意大利。自然，現在他們還未有大規模的發展，但他們的確有可能。

奇怪得很，現在意大利北部的武裝共產黨員就是過去年輕的法西斯分子。共產黨對這件事，不但不保持秘密，而且共產黨領袖道格里哀狄還公開宣言，他的黨正要歡迎一般過去對於社會改革有興趣的法西斯黨人。你們也許會說訴於恐怖手段，即是一種軟弱的表現。是的，有時的確是如此，但是你們要知道過去利用恐怖手段在這國度裏會達到革命的成功，而得到政權，現今這手段何妨重演。

我想象意大利有兩種因素能抵得住這種革命。第一、意大利的人民是辛勤耐勞的，他們都明白達到經濟復興之路，全靠着勤勉的工作，與豐富的生產。他們對於許多無聊的暴動是厭惡的。第二、大多數意大利人民都相信他們現在的生存需要外援，尤其是美國的援助。他們更相信，假若他們的國家傾向左派，外援就無望了。

同時，他們希望美國能够明白意大利的將來，靠着外援，到什麼程度。假若外援不至，有一個意大利人告訴我，那末，全國糧食的短缺，會弄成饑荒，物價就要跟着飛漲到使一般人民無以爲生，到那時政治的與經濟的混亂就要臨臨。結果來了一個總崩潰。

譯者按：本篇「羅馬通訊」中曾指出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尚在活動

，情語不詳。的確，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在戰後會由秘密的活動，乘著政治混亂的機會，進而為公開的活動。其經過的情形，大概如下述：

現今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所標榜的是新法西斯主義。他們認法法西斯主義在歷史上并未完全消滅過。意大利的統一迄今不過七十五年，在這短短的建國過程上，有三分之二的時期所發揚的，都是法西斯主義。法西斯在政治理想史上有它的地位，其所成就的也曾受全世界的讚頌。

新法西斯黨最初的秘密組織，於一九四三年秋在奈伯而司城成立，主持者名叫（Valerio Piazzelli），不久即被捕。接着在意大利北部也有秘密的團體，叫做「工廠管理委員會」。最後就是在米蘭地方所成立的米蘭法西斯民主黨。

自從意大利北部解放以來，這些秘密團體都在地下工作。他們的領袖名叫加路斯奇沙，是一個幹練的，富有組織力的領導者，會秘密旅行全國和各處法西斯分子建立聯繫。據說，這些活動分子大約在二十萬人至四十萬人之間。這些秘密組織的經費來源，多半出於大工業家的捐助，西班牙和阿根庭兩國的法西斯黨，也不時予以接濟。

自一九四六年意大利政府頒佈政治特赦令之後，新法西斯主義的發展，更有一日千里之勢。這道特赦令，不但使這些秘密團體吸收了更多黨徒，而且還使他們進為公開的活動。他們現在目的在於取得政治上正式的承認。有一次，他們的努力却失敗了，其情形是這樣：有一個名叫基阿契里尼者，原是墨索里尼法西斯共和國時代的有名新聞記者。他來到羅馬創辦一種週報，名叫「紅與黑」，竭力鼓吹法西斯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應彼此調和而合作。果然，新法西斯主義者，與社會主義開始談判了。基阿契里尼堅持著墨索里尼早年的社會主義之主張，最好能復返到早期的法西斯主義，接近勞動者，并追求社會的進步。

但是當時社會主義者仔細觀察內中情狀，發現基阿契里尼原屬是新法西斯集團的代表人，主張與社會主義者聯合，其目的只是從中破壞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任何合作。因此，基阿契里尼就被捕入

獄，所辦的週報也隨着停刊。

經此挫折，新法西斯主義者得到了一種教訓，那就是此後任何政治的復活，絕不宜與他黨合作或利用他黨。恰好是年冬季（一九四六年）美蘇關係，逐漸惡化，反共產的主義的空氣登時濃厚起來，而且是一種時髦的潮流，因此，新法西斯主義，也就乘機活躍了。

結果，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新法西斯的組織名叫意大利社會運動，在羅馬就公開成立了。這個運動的性質顯然是法西斯的，但意大利法律（指國民會議所要通過的憲法條文）只禁止法西斯黨，并不禁止他種政黨的活動；而且國民會議員對於共產黨莫不懷着畏懼，只要是反共產的集團都在歡迎之列，在此種情勢之下，新法西斯黨之逐漸發展，甚至達於成功，都是可預料的。

譯者附記，卅七，一月二十七日。

▲再生會計室啓事：▼

一清先生：屢函未蒙賜覆，請示最近通訊處，以便匯奉稿酬此啓

國民政府特許為發展全國實業銀行

存款匯兌

放款貼現

儲蓄儲券

信託保險

倉庫運輸

實業投資

總管理處

上海中山東一路十四號  
電報掛號 九八一七  
電話 一三五〇四  
一五五三六

上海分行

上海中山東一路十四號  
電報掛號 六五〇二七  
電話 轉接各部

信託部

上海 九江路六十九號  
電話 一〇八二八  
一四六四九

交通銀行

（業務網要）

分支行處遍設國內外各埠共二百餘處

# 中國歷史上之地方政區

· 社 衡 ·

## — 中國政治制度史談之三 —

在封建制的末期中，設置地方行政官吏之事，已經漸漸發生了。這種官吏，有稱大夫的，有稱尹的，有稱宰的，大概其時各國之最高執政者選出適當人才充任，所以傳說孔子也曾做過中都宰，而一年之後便顯出特殊的政績。就一班的趨勢說，有采邑的貴族或者已經離開他們的采邑，所以地方之事不得不委另一種人來管理。或者他們威望權勢已經墜落，其勢也不足以任治理之職，以前的主君漸漸要變為官為府了。以前統治之象微是君或公，人民心目中所認識的政治機關就叫作公，所以說：「夙夜在公」「退食自公」以後象微是縣官，而心目中的政治機關也就叫作縣官，不問是地方的，是中央的，人民分別不清。只知道統是縣官，所以秦漢間人叫政府就叫作縣官。這就是貴族政治化為官吏政治之轉變關鍵。秦始皇不過因已成之局，沿已成之習慣，加一番整齊畫一之規定而已。所謂廢封建設郡縣的意義，應該這樣解釋。封建並沒有完全消滅，在漢代又復活到相當程度，而秦代也未嘗沒有重建封建制之擬議。但是無論如何，直接統治人民的一定不會再是從前的君公而是官吏，這却是決不可移的了！

官吏之治民，成為中國二千多年來的政治特徵，而官民之對立，也是二千多年來不易解決的一個問題。

當封建時代，一個地方治者與被治者之間，存在如何的關係，殊不敢臆斷。然而秦漢以後，治者與被治者之間，却有一種不自然的現象。在號稱小康的時代，官是不擾民的，只在人民所不能自了的事件中代為持平處置一下，這就可以彼此相安，維持良好的關係。倘使官除擾民之外，還不能替人民解決困難，則人民勢必致於與官為仇，輕則消極不合作，重則結成武力以圖報復。（不一定能成叛亂，只是報復洩憤的行為而已。）所以地方政治是消極而被動的，人民並不要求有政治，而統治者也只要維持人民的安甯，使其能付最輕的租稅，已經滿足。但是又因為所担任的租稅太輕，所以非法之榨取時所不免，於是仍是擾民之時多於不擾之時，而官民從不會有融治合作的機會。柳宗元說，秦漢以後有叛民無叛吏，這是對的。但不如說有反對官吏的人民，無代表人民的官吏，尤為合於實際。

所以我們談的地方政治，不是真正地方政治，而是政府的代表怎樣治理人民而已。入手的問題，就是政區的制度。秦的制度是郡縣二級，這種精神差不多一直保持到現在，而縣便是起點的單位。

最古的縣府組織，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僅有左列之記載：

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

從這點簡單的文獻，可以知道令長是縣政首領，承是他的佐官，也就是總務科長，尉是軍職。就是一縣的保安科長，而斗食佐史在當時是掾吏，就是現在的祕書科員。這些人都在縣府以內，但丞尉也許駐在縣府以外的地方。縣府之構成，以掾吏為主要分子。他們按照古來的習慣，都是本

地有能有力有聲望的人，在縣府服務的，其性質有點近於一種義務，而並不是希圖這點微薄的報酬。他們的職務，大大小小無所不有，也不像現在專門辦公事，也許還要跟着長官騎馬出門的。他們不是不有一定的滿役年限，不得而知，但知道人數極多，所以大概不是終身的職業，而是輪流擔任的。這班人之中有成就有名譽的，必可由縣保舉到郡，再保舉到中央，很容易做到大官，漢朝有名人物很多是這樣出身的。郡縣吏出身與後來舉孝廉出身試進士出身以及現代學校出身，一樣是人民參加政權主要的途徑，所以縣府組織龐大，人才擁擠，其氣象之活潑，遠非現時所能想像。

縣府所在的地方是不是都有城，不敢斷定。但是縣的全境必有一番組織，這個組織才是真正地方政治之雛形。據漢書說：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高夫游徼，三老掌教化，高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盜賊。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贖，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不過事實上未必十里才有一個亭長，亭只比現在警察派出所規模略大一點。亭長多半是退役軍人充任，其屬下或者還有一兩個求盜，為他的助手，他穿着類似的軍服的制服，帶有武器。亭的性質一方面為維持治安，一方面也是交通站，供應往來的驛馬人夫的飲食，亭上並且有棧，可以供宿。亭下有養豬雞的欄。秦漢時代中央與地方的聯絡，完全得力於馳道，漢朝人說當初築路的工程，是「鑿以金椎，樹以青松」，至今可以想見其堅固整齊美麗。又加以驛傳的制度，執行起來非常嚴格，離國都千餘里的地方，在幾天之中就可以得到中央的公文批回，所以統一帝國初成立的時期，一種百度修明的氣象，實在可以引起後人之景慕。試問如其不然，何以他們能統治到現在高麗安南那樣遙遠的地方呢？亭的種類，亭長的職務，也不一定盡同。大約除等於現在的警察派出所長之外，兼有近代保長鄉長的意義。可以說是地方最低級的政治機構，上則由之以達於縣府。下則由之以達於人民。如果沒有亭，則縣府成爲一個虛寄的監督機關，無從發揮其效率。中國的縣政，如能維持亭的制度，必可渡到現代的地方自治，比較容易。可惜經魏晉南北朝之亂而破壞了。關於這個問題。日知錄的鄉亭一條癸巳類稿的少吏論一篇討論甚為透澈。

鄉官裏面之三老高夫游徼，是三種主要職務。有秩是閒散的。三老並不是三個人，三種職務，也不定由三個人分任。大約三老是一鄉之望，爲人民所敬仰服從。有什麼事到了他這裏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而不必去驚動縣府，實在爭鬥起來，也可由高夫在收稅之餘閒處置解決，如果仍有犯法的人，游徼就可以拘捕懲辦。這些又可以說是比亭長高一級的執行人員，替縣府收勞的，所以到了縣府，實在只有兩種經常的職務，一是租稅的總收解，一是較重的爭訟處理，至於盜賊，那不是常有的事，可以由縣尉去辦的。

真正政府與民間的交涉事件，本來就是以上所說的兩種。政府要人民的租稅，人民則要政府替他申冤，中國幾千年來所謂縣政就是所謂「催科聽訟」兩件事，其餘都是空話。比如教化，就不是官可以做得來的。三老掌教化，只是以人民資格，躬爲表率勸導而已。在漢朝斷不會立些條文，散些標語，拿來當作一種政績的表現。所以以鄉官爲縣政初步，而縣府只辦他的必要事項。是秦漢初制最理想的地方。

有人說，難道就沒有別的建设事業需要政府替人民辦理麼？並不是沒有的，不過這是人民自己所不能辦不知要辦的事，比如河渠之灌溉，隄防城堡之修築，食糧之轉運散放，這些必是縣府秉承中央命令所辦的事。人民納租稅並不與於後世所謂錢糧。凡屬於力役之事，他們也要盡義務的。甚至政府統籌全局要人民從軍征討，這也是廣義的租稅？假如人民所負擔的租稅都有適當的用途，而所遭受的冤枉都有人爲之申理，政治的最高與最後目的，原也不過如此。當初立制之原意又何嘗不對？

所可惜者，兩種意義都不能澈底實現。尤其第二種，人民有冤無處申，甚至於愈求申冤愈加不平，生命財產受了危害之後，又加上政府官吏還要加甚其危害，則人民就恐不免於挺而走險了。歷代的叛亂，總是由此而生。

漢代郡的組織史無明文，但知郡守之佐官有丞，而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與郡守平行，而官秩稍次的是都尉，亦有丞，都尉大概不與郡守同駐一地。在邊遠的地方，都尉也管民政。便成為郡的分府。郡守管轄自十餘縣至三十餘縣，然也有少至三四縣多至五十餘縣的。

由漢至魏晉，都是郡縣與封建犬牙相錯。王國等於郡而侯國便等於縣，王國之中也有屬縣，而郡之中也有侯國。王國侯國的行政首長不是王侯而是王國相（後政內史）與侯國相，因為漢景帝以後的王侯都只能食租衣稅，而不能處理政事，所有的相，都是漢的中央政府任命，所以名為國實仍在仍是郡縣，不過分些租稅所入以供王侯而已。據漢書所載，到西漢末年，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有蠻夷之地曰道）侯國二百四十一，是為極盛時期。

郡守權重，不僅在有轄縣，而在其屬下掾吏之多，威嚴之盛，能頒行政令。捕治不法之人，縣所不能辦的事，郡守可以直接提歸自辦，生殺予奪可以自主。（當然殺人要候中央命令。）地位聲望有點像清代的督撫，而決不是清代的府道僅能承轉公事者所可比。所以郡守確是高級地方行政長官，受中央之委託，負一方之責，而對其屬縣監督嚴密，精神貫注，無一事能脫離其管束，漢書循吏傳述宣帝之言：「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敢息怨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看這幾句話的意思，欲求縣政良好，只要責成郡守就行。物色好的郡守，比物色好的縣令自然容易些。而宣帝的辦法，是「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漢書孫稱宣帝時代政治之美，說「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照此說來，他是深知國家政治根本就在縣，而縣的領導就是郡。以郡守成績之最優者入為執政之人，自然中央與地方打成一片，而政治不是徒託空言。雖然所用也不盡都能勝任，但是見解可謂極扼要的了。

漢朝地方官吏事權既然如此之重，影響人民既如此之深，於是發生所謂循吏兩種人。這個名稱始見於漢書，就漢書兩傳裏的人物來研究，循吏是能為民主着想，為地方興利的，而酷吏則是錮抑豪強，為地方除害的，也並不是完全虐待無辜之人如後人所想像。至於漢以後則不然了，尤其在近代，縣政的組織性質都已不同，循吏或者還可以有，而酷吏則連漢代也起不上了。

縣政腐化之原因在什麼地方呢？這決不是簡單的問題，約舉起來，可以歸納於以下幾點。第一是鄉官之廢。秦漢鄉官制之收壞，不知究在何時，但看隋文帝廢鄉官以前也曾經過嚴重的辯論，而其廢鄉官之主要理由，是鄉官以本地人服務地方，容易有徇私舞弊的情形，則鄉官之利弊互見，不能全滿人意，也可以想見。南北朝一時的風氣，地方政治大概操於地方豪強之手，既未必能為人民着想，也足以為中央行使統治權的障礙，隋文帝的建國規模是有遠大計劃的，所以完全採取官治的方法，一心以中央派遣官吏治理地方為主旨。這樣一來，忘却地方上許多事情是官所不能辦的，而且這麼多數的低級地方官吏，也無從派遣，勢必至縣令止能坐在縣府辦他的公事，而影響不能及於人民，陳宏謀曾說上司以轉行爲了事，州縣以發房爲了事，即出告示亦祇在於城門通衢，遠鄉土民何能遍履盡識，出示之後，官亦全不照應。從此以後，地方事業，除了人民自動辦理之外，就無所謂縣政了。然而隋代主張廢鄉官者之意見，以為與其選擇這麼多的鄉官，不如選擇少數的縣令，得好縣令總比得好鄉官容易些，有了好縣令，也總於人民有益的。這也是當時不得已的救時良法。看清代的鄉董近時的鄉鎮長那樣品類之雜，古今人相去不遠，所謂鄉官自然未見得高明到那裏去。然則漢代的鄉官，也如此有名無實麼？這又不盡然，漢代的官治習慣還沒有十分養成，鄉官勢不能不盡職，而且習慣上以服務地方為天職，為出路，他們有前途的希望，有名聲的關係，加以所辦的事與縣府有密切的聯絡，可以說整個的縣政就是鄉政。（漢代郡縣吏都是本地人，惟三輔不限）。所以漢代的鄉官倒並不是近時的鄉鎮長所可比的。

第二是縣官的人選，漢人看縣令之重，遠過於我們所想像。漢明帝說：「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大約西漢人多半由郡縣吏出身以至縣令，東漢人多半由貢舉爲郎以至縣令，都不是沒有身分的。而縣令要受種種的監督考核，成績優良的可以升郡郡尉守，或轉入中央，都可以到大官。大概南北朝方才把他看輕了，史上說到北魏的情形云：「其後令長用人益難，但選勳舊令史爲之，而播種之流恥居其位」。唐代稍爲好一點，到五代又不成話了，不是軍閥的爪牙目不識丁之流，不會有人願當的。軍人目的，無非利用職權，侵漁百姓，以肥私囊。宋代以京官爲知縣，總算風氣一變，但徽宗以後，又變成「人皆軍內輕外，士大夫皆輕縣令之選」。(通考的話)自此以後，儘管以正途出身的人爲知縣正班，但是正途出身而所知縣的已經大家覺得不甚高貴。而況清末軍興以後，保舉捐納兩途的人太多，官場中公然以缺分之肥瘠爲談柄，以派署爲調劑，以買賣縣缺爲常事，做過一任知縣，總要囊中多幾文，其他的地方大小官吏，無不有發財的機會，俗語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這話相沿已久不知從何而來)可見社會上已經看地方官爲利藪，而不是潔身自好之士所願爲所能爲了。

第三是衙署的組織。在漢代的縣府中，用了許多人員，不但他們都有俸給，不致衣食無着，即使俸給不敷用度，他們本來是服務的性質，可以輪流進退，勞逸平均，也不致於太苦。可是中國的政制有一個通病，就是國家財政與社會經濟情形不能調節適宜，因此行政經費的豐富並不與實際需要相配合。例如漢代的郡守歲俸二千石，拿現在的生活指數比率推測，自然是一個居尊位的人合理的俸給。而以宋以後的官俸來說，則只有比漢代減少的，其間相去太多，幾至於使人不能置信，如此微薄的俸給何以能維持從政者的生活呢？(唐代稍好，但宋以後都是薄俸政策)。經世文編有任源祥制祿議云，漢太守二千石實食一千二百石，今正一品歲祿一千四十四石，是三公之俸已不及漢太守實食之數矣。內本色俸三，折色俸二，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支銀二百一十五兩，是實食之俸不及漢三公屬僚實食之數也。大官姑且不說，小官以及所謂吏役一班人，不給以合理的報酬，其勢非取之於非法的來源不可。而且中國從來沒有計議過辦公經費這件事，比如衙署車馬公膳紙筆薪糧這類的開支，究竟從何而出呢？大概古代這些事有的是國家所備辦，有的是人民所供應，官吏並沒有因公需用而由自己出資備辦的事。假如一個太守行縣，他坐的是公家的車馬，吃的是公家的膳食，住的是公家的衙署或邸舍，帶的人也都是公職人員，都不要像現在住旅館租汽車，自然沒有什麼問題。一直到後世，在理論上也都是人民負擔的一種，比如縣衙門所用的菜蔬，多半是衙前商店承辦的，衙門要油漆糊牆，也是官差承應的，官員往來過境需用的車轎夫馬船隻，動輒數十數百，甚至盈千，無非是縣差向民間扣車封船，莫說未必發價，就是發價，也不知人民已經賠累到什麼地步了，因爲縣官既無法報還筆辦公經費的賬，(何況其中藉端浪費的也開不賬)。他也無錢來墊，其他大小公職人員又都是「祿不足以代耕」的，不是亂向人民需索，又將有何法？而況到了後世，人事繁了，生活方式複雜了，即使國家替官吏代付一切因公的開支，其勢也不可行。而於地方行政機關的辦公經費，竟茫然不問，聽其任意糜弊，這豈不是自欺欺人麼？

漢代的規模是不復見了，唐代於地方行政也從沒有什麼考察，直至宋代，方才稍稍注意。這個時候人民對於地方官員有很深的信仰，很大的希望，認爲他們一切困難地方官都能代爲解決，所以關於包拯的傳說由此而興。這個人要盡心民事，而又明察秋毫，能辨冤理枉，就是理想中的地方長官。在所有於人民利害最切的事體中，就是命盜案，而盜案之中也多牽連命案，於是所謂洗冤錄的一種學問也由此而興。地方官要有視民如傷之心，驗屍必須迅速親身到場，傷格必須按照定章，鄭重填寫，一直到清代，始終維持這種觀念。聽一片青天大老爺伸冤的呼聲，可以想見人民期待的深切，也可以想見畏懼官府尊嚴的可憐心理，說到這裏，實在令人喟然歎息於人民在政治的地位可以說是不堪想像。

元代以異族統治中國，既不信任中國人，也沒有替中國改善政治的意思，根本上他們已經看領土作采邑，人民爲奴婢，只有貢獻勞役兩種義務

，沒有政治上應享的權利。而且漢人南人在他們心目中都是被征服者，南人是誠宋以後所得，更不在齒數之列。在歷代之中算是很特別的時期無可比擬的。不過地方太遼闊了，他們除以兵力維持而外，究竟不能十分積極的干涉，大約在南方各省，保存舊習慣還算多的，只是偏信蒙古色目人的達魯花赤，而將人民分成幾種不同的待遇而已，元時有些記載，描寫達魯花赤與州縣官並坐理事，州縣官簡直不敢作主，而達魯花赤不通語言，要靠通事傳譯，其間不少笑話，這是佔領區軍政府的性質，那裏談得上政治？人民受不了這種壓迫痛苦，所以有些地方就揭竿而起了。但是看元代一般的文化狀態，蒙古人在佔領區中經過幾十年，也很有些調和的氣象，未必盡如初期的格格不入，這却也不一概抹殺的。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云：洪武十八年，詔盡逮天下官吏之為民害者赴京師築城，帝初即位，懲元政弛縱，用法太嚴，奉行者重足而立，官吏有罪皆以上悉誦風陽屯田至萬餘人。又按草木子：明祖於吏治凡守令貪墨者許民赴京陳訴，贖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衆，仍剝皮實草，府州縣尉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名曰皮場廟，官府公座旁右懸一剝皮實草之袋，使之觸目驚心，法令森嚴，百職瞻舉，祖訓所謂革前元姑息之政治舊俗污染之徒也。

人民之被壓迫受痛苦，一定是由於蒙古人麼？恐未必然，試看明太祖對於貪官污吏那樣嚴厲的處置，以及選擇地方官之不拘出身，不拘資格，立賢無方，求賢若渴，加以種種監督獎勵誘之法，都足以證明其時政治風氣之不良，明太祖起於閭閻，於民間疾苦當然知之甚深。他一生政策，除嚴刑立威之外，比較可稱的，就是注意地方政治這一點了。講到這裏，不能不將明清兩朝的地方政制詳述一下。

元代以省統路，以路統府州縣，階級既參差，設官又重疊。明制真正的地方行政區只有兩級，就是府與縣，府就是元代的路，而府的治所就是唐宋的州，後來升府的，至於未升府的州，則謂之直隸州，直隸州者，不隸府而直隸於中央之意，還有些過小的州就把他的屬縣取銷，名雖為州而其實與縣相等。

至清代則於有蠻夷的地方設廳，以同知為其長官，於是直隸州之外又有直隸廳，成為府以外的特別區。

府——縣

直隸州——縣

州

司官，本不是真正的省長官，明代布政使之下參政參議有的任分守，分司是不駐地方而管全省事務的，如督糧道督冊道，分守則有地方之責，大概管三四個府。按察使之下副使僉事也有的任分守，分司如清軍道譯傳道，分巡則有巡視之責，大概管兩三個府。南北兩直隸是沒有布按兩司的，所以這些地方的各道寄銜於山東山西浙江江西等處。其中又有派出去幫辦總兵軍務的，謂之兵備道，而各種的道又隨他的本身官階而分別品級，如參政道則是從三品而副使道則正四品，於是由京堂補授的為參政道，給事中或知府補授的為副使道，由科道補授的為參議道，由郎中員外主事同知補授的為僉事道，到了乾隆初年，方才把這些複雜瑣碎的名稱廢去，除督糧及鹽法鹽茶道外，一律稱守道或巡道，而定為正四品，比知府恰高一級，比按察使低二級，比布政使低三級，他不是司的屬員，而與司差不多平行，在官場習慣中司道是算同一班的。

既明白了司道的性質，再看他們的職掌與組織。據清會典所載布政使掌一省之政，司錢穀之出納，明明是由於古代相沿民政財政不可分的原则，按察使則掌刑名按劾之事。布政使衙門在理論上是全省最高行政機關，正式的政令是由此而頒行的，衙門的組織，有經歷名為首領官，等於總務科長，有理問都事照磨，辦理各種文件，有庫大使倉大使，掌管司屬的庫倉。即按察使衙門也有經歷照磨，外加知事與司獄，這些雖是所謂佐雜，但究竟也是實官。至於道的衙門，就無所謂組織了。他倒有點像督撫，空有衙門而並無直接的下級職員。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原本都是差遣而不是實官。

(未完)

# 金城銀行

總行 (上海江西路二〇〇號)

辦理商業銀行  
一切業務兼營  
儲蓄信託業務

電話：(一)二四〇〇

# 浙江實業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營儲蓄信託國外匯兌

總行：上海福州路一二三號

電話：一八〇五〇

分行：上海虹口 杭州 漢口

## 團體分紅儲蓄

每戶十五萬元 每戶十萬元

**伍萬萬元**

及五個一仟萬元之機會

種乙 有六次獨得紅利  
及四十八個一仟萬元之機會  
有一次獨得紅利

**壹萬萬元**

種甲 有六次獨得紅利

儲蓄致富 · 勿失良機  
短期紅利 · 多會收儲  
各大代理銀行均可存儲  
**中央信託局**

地址：上海天津路二號 電話：一七二九

#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辦儲蓄信託外匯倉庫

總行：上海南波路五〇號 電話一二五六〇

本埠分行：南京西路 林森中路 愚園路 八仙橋 虹口

提籃橋 徐家匯

外埠分支行處：重慶 成都 萬縣 貴陽 昆明 西安

寶雞 長沙 南昌 漢口 武昌 蕪湖

南京 鎮江 常州 無錫 蘇州 香港

廣州 北平 天津 青島 濟南 蚌埠